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zrbsg@163.com

风物

万阳山中杜鹃开

谭忠诚

“泪尽犹啼血，云生别样红”，当万阳山的积雪融化，井冈山麓的炎陵便迎来了天地间最壮烈的色彩盛宴。这里的杜鹃花家族堪称植物界的传奇，低海拔处映山红如火如荼，山腰羊蹄躅金蕊含香，及至云雾缭绕的大院之巔，乔木状的云锦杜鹃擎起拳头大的巨花，恍若女娲补天遗落的彩绸。炎陵现存最完整的杜鹃原始群落，四月花期，千米垂直带上七彩花潮如瀑，二百米处映山红燃作赤焰，一千米处猴头杜鹃翻涌雪浪，及至一千五百米，云锦杜鹃的渐变色谱铺展天际，美得让人惊叹。这般立体的杜鹃王国，在世界植被谱系中堪称绝唱。

传说杜鹃花是杜鹃鸟的鲜血染成的。民间有“杜鹃啼处血成花”的凄惨故事，说是古时候有一女子，其夫被迫应征，娘子独守空房，日夜盼郎归来，愁断衷肠，终于积思成疾，溘然逝去。她死后化为杜鹃鸟四处寻夫，声声啼归，喊一声，血一口，血落之处便变成一朵朵鲜红的杜鹃花。

传说归传说，杜鹃花本属杜鹃花目杜鹃花科植物，又名映山红、满山红、应春花、山榴花。它的“同胞兄弟”多达八百余种，我国就有六百种以上，常见的有照山白、羊蹄躅（闹羊花）和岭南杜鹃等多种，色有红、白、黄、紫之别，都是些

名贵的观赏植物。在炎陵县的杜鹃谱系中，映山红是一种花期最早、最为常见而最富革命意象的植物。这种高不过人膝的灌木，每逢清明节前便以血染般的红艳席卷山野，恰似当年红军留下的火种，在春风中重燃赤焰，此情此景，会令人情不自禁地吟唱起“若要盼得红军来，满山开遍映山红”的歌曲来。植物学家发现，映山红非常适合酸性且贫瘠的土壤，这种特性，恰好与红军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星火燎原形成奇妙互文。

羊蹄躅开黄花，鲜艳夺目。《本草纲目》谓之“羊食其叶，蹄躅而死”，其金黄花朵含剧毒木藜芦碱。然山里的客家老药农深谙物性相克之道，他们以花浸酒外敷，可治风湿顽痹。云锦杜鹃花乃杜鹃家族的“活化石”，高可达十余米，冠幅如云，单株开花上千朵。其叶背密布青铜器纹般的锈色绒毛，花苞初绽呈神秘蓝紫，盛放时转为粉白。

不同于云锦杜鹃的华贵，猴头杜鹃更具隐士风骨。这种常绿乔木高可十米，花序如宝塔层叠，乳白色花冠裂片缀满赭红斑纹，其革质叶片可积存薄雪，花果能在极度寒冷的条件下傲然绽放，花心蜜腺分泌的冰晶状分泌物，被

药师称作“寒玉髓”。据说以花蕊含雪水酿造的“冰醪酒”，可治热毒昏聩。

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把美丽多姿的杜鹃花收入他们的诗画之中。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酷爱杜鹃花，留有许多赞美杜鹃花的诗句，“山榴花似结红巾，容艳新妍占断春”“一丛一簇压栏杆，剪碎红绡却作团，风袅舞腰香不尽，露销妆脸泪初干”，把杜鹃花的妖烧描绘得栩栩如生。唐代另一诗人司空图则有“莫怪行人多怅望，杜鹃不是故乡花”的佳句，从另一个角度写出了杜鹃花楚楚动人的姿色。“何须名苑看春风，一路山花不负依，日日锦江呈锦样，清溪倒照映山红”，可见杜鹃花装饰的春天，是多么令人神往，欣赏这烂漫山花不是能更好地领略大自然的春光吗？

宋代《全芳备祖》将杜鹃列为花中“十八客”之一，称其为“仙客”。这一定位在炎陵得到完美印证，云锦杜鹃古树多生于石缝之中或悬崖绝壁之上，其根系能分泌酸性物质溶解岩石，恰似道家的“点石成金”术，云锦杜鹃林不正是仙家洞府么？

暮春时节，当最后一波花潮漫过石白山，采药人依旧唱着那支《杜鹃谣》：“日头出来三尺高，露水打湿凤凰腰，哪个解得花中语，炎陵杜鹃作鹧鸪。”

笋需要功夫。

挖来了笋，然后食笋。在我国，食笋历史悠久，最远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诗经》里便有了“其蔌维何，维笋及蒲”这样的诗句，可见彼时便开始食笋。晋代戴凯之的《竹谱》中曾细述数十种竹笋的不同风味。唐太宗李世民喜食竹笋，有笋上市，便大宴群臣，谓之“笋宴”。诗人们历来对竹笋诸多赞颂，甚至以笋之味胜于肉。白居易因为食笋而“每日遂加餐，经时不思肉”，杨万里甚至“频频食笋莫食肉”，诗人中的美食家陆游在品味江西猫头笋之后盛赞“色如玉版猫头笋，味抵驼峰牛尾狸”，同为美食家的苏轼更是吟出了“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以为“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居无竹，便无笋，无美味，因此，“若使不瘦又不俗，还是天天笋焖肉”……千年之后，诗人们、美食家们食笋之态乃至开怀之笑犹可见，可闻。

春笋口感带涩，不及冬笋鲜嫩，虽然焯水之后，鲜美大增，仍然难及冬笋。冬笋素称“金衣白玉，蔬中一绝”，质地幼嫩，蛋白质、膳食纤维、微量元素俱佳。元代张昱诗“僧家嗜笋如嗜肉，满腹生香贮寒玉”写的即是冬笋。也有说冬笋肥厚醇美，春笋清香气爽，刚破土的春笋——亦即乡间所言“黄泥拱”（在黄泥地上拱起）被誉为极品春笋——最美味，营养比冬笋丰富……

其实，冬笋春笋，同列美食，大快朵颐，何必求其最美次美？挖笋在其乐，食笋亦在其乐，乐在其中，如此足矣！挖笋，食笋，在冬天，在春天，是美事，是美食。挖出了冬天的温暖，品出了春天的味道。

有了第一次，便有第二次第三次。每次挖竹笋，其实不在竹笋多寡，如钓鱼者之钓胜于鱼，我们挖竹笋也是挖胜于笋——挖笋，食笋，皆是如此。

冬笋、春笋同列美食，在饮食界美食圈，究竟谁是最美？挖来再说，要不只是“嘴上谈笋”——毕竟，哭笋只是传说，挖

坐着火车去看花

崔旭艳

阳春三月，我又一次坐上了这趟火车。K9236，从长沙始发，经停株洲、醴陵、攸县、茶陵，沿醴茶铁路行驶区间里程127公里，运行三个多小时，全程票价32.5元，下午13.59分到达炎陵车站，稍作休整后返回。

我对这趟绿皮火车非常熟悉。沿途客运列车车站的位置，铁路旁行政区划的乡镇、村庄；铁路上的道口、涵洞；包括列车车厢内的配置，我都见过它们的身影，我和它们之间仿佛是老朋友，已经相识许久心生默契。

初春细雨霏霏，我随着匆匆忙忙的游客进站，又与那些大包小件的行李一起，熙熙攘攘地涌进车厢。落座不久，拿出茶杯，看见对面坐着一位五十岁左右健硕的中年男子，平静而随和，便开始攀谈。“你到哪里去啊？”“我回炎陵。”他爽朗地回答，“哦，外出打工回来？”“没有，我刚刚在株洲玩了一个星期。”“啊？炎陵山好水好，春花烂漫，你到株洲玩？”我有些疑惑。“我住在炎陵的大山里，山里人也想进城看看啊，有了这趟火车，准点价格又不贵，我们出门非常方便！”说到火车，他有点激动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还不由自主地对着车厢竖起了大拇指。我被他的高兴感染，也笑了。“你在山里做什么事啊？”“我种了一百多棵奈李黄桃，还有一栋两层楼做民宿，趁现在淡季就出来走走。”听他这么说完，我有些心酸地想起炎陵原来没有通火车的日子，山里人外出打工都交通不便，炎陵县原来是贫困县，2018年才摘帽脱贫，曾经的县委书记为脱贫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现在终于有黄桃奈李花香果香的宽慰了。

火车一路向前，一棟棟房屋、树木、水塘、河流、残留着稻茬的田地、泛绿的菜土快速在面前闪过，“这趟车原来没有空调的，现在改成了空调车；原来是7节车厢，买不到票，现在铁路部门又改成了8节车厢；我们坐火车出来看看，非常的方便快捷。”他还在解释和感慨着。

这时汽笛声响，火车停靠在醴陵站。醴陵是出产瓷器烟花的地方，渌江书院、洸山古窑、釉下彩瓷……许多醴陵产品若干年前就已经走出国门远销海外，1992年我就曾经看到过许多烟花瓷器坐车出国，看到过醴陵企业的兴旺。

正在回首往事，车内又响起了喧哗，顺着声音过去，见有些人在高兴地举着手机拍照，原来这时火车已进入攸县境内，攸县田野里星罗棋布的油菜花开得轰轰烈烈厚厚实实，宛若明艳娇媚的花海；阡陌纵横的油菜花田之间，还点缀着春天的新绿，这些明黄和嫩绿一起交织，连着远处春雾濛濛的山峦，连着粉墙青瓦和碧水清波，几头油黑或黄色的牯牛正在依依杨柳和油菜花之间游走，白鹅在水塘里嬉戏沉浮，仿佛一幅宁静而充满生机的油画。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画卷，感觉火车也如我一般，看着这幅图画在春天里欢快地行走。

我不由自主走到火车两节车厢的中间去打电话，大声地呼唤朋友发视频，邀请他们赶快乘坐春天的火车。

火车一路携带着油菜花的憧憬蜿蜒前行，攸县酒埠江，茶陵洣江，南宋古城墙，红军标语博物馆，“天下第一陵”，都在火车里慢慢向我们走近。

返程的火车上，对面一男一女提着很大的行李箱。询问后得知，他们是去长沙游玩的炎陵人；又遇到两个老人携带了一床很大的棉被，他们说是给株洲工作的孩子送农村的土棉被，自己种的棉花，这棉花被子特别的暖和。听着他们的回答我有些失落，这春天里的火车上竟没有遇到一个外出打工的人，都在走亲访友或者春游，还都是大山里的炎陵人。炎陵是革命老区，当年红军就是从炎陵上的井冈山。炎陵也是株洲最后一个通火车的县城，是因为这个原因，炎陵人才对火车更加眷恋和执着吗？我后来又想，春节已过，年已走远，生活仍在继续，那些努力的人或许早已随着春运的火车出发，正行走在努力生活的路上。

我想去寻找在火车上看过的那些油菜花，走进油菜花田。沿着106国道，路上随意就能看见蜜蜂在油菜花丛中飞来飞去，粉蝶翩翩起舞，许多看不见的鸟躲藏在油菜花里尽情地歌唱。走过一栋民房时，看到油菜花就开在民居的窗下，与窗同高，空气里洋溢的都是纯净的花粉花香。一个穿着黄色衣服的男人，从油菜花田里走出来，手里提着两株没有一颗花苞的油菜，有些苦恼地丢到地上，全然没看那些在风中摇曳风情万种的油菜花。

奇怪的是，房屋的前面，院墙外，就是醴茶铁路的铁轨。我从火车上下来，却又一直在顺着铁轨行走，与铁路形影相随。

正是花朝时节，百花盛开，暖风熏得游人醉。每年三月，我都会沉醉于这片湘东大地的油菜花海。坐在K9236次火车上的那些旅客，以及远在他乡的游子，也会牵挂家乡的油菜花吧。然而油菜花之外，四季流转，沿着这条铁路，桂花、茶花、玫瑰花、荷花、夹竹桃花、野菊花、桐子花都会次第盛开；还有收获季节连绵起伏的千层稻浪；春天的雨花，冬天的雪花；真正是一路风景，一路阳光，一路收获，在湘东大地上缓缓流淌……

这条铁路连着株洲南四县老百姓坐火车出行，连着他们日常的走亲访友，商贸流通，也连着城市和乡村，连着过去和未来。虽然它开得不快，只是一辆慢火车，但它带着老区人民的期待、带着春天的情怀行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现代诗

千年洸山瓷彩天下

（组诗）

过德文

走进洸山村

洸山村，湘东大地的一个小地名
一个四面环山的盆地
像镶嵌在时光深处的聚宝瓶
又像一个远离喧嚣的归隐地
我们举着小雨伞，举起一片惊呼和赞叹
目之所及都是千年的遗风和记忆

春意盎然，蜿蜒而过的洸溪水
倒映着山野田园，倒映着天光云影
那些历经千年时光浸染的
古窑，古瓷、古道、古井、古洞天寺
还有那像喝醉了酒似的斑驳土墙
吸引着无数人来这里一探究竟

随意散落在山野路边的
瓷片，或明或暗
让这个偏僻的小村庄
更加厚重，更加纯粹而神秘
在青石板桥上的深深辙印
借助它，我仿佛看见了星辰，大海，船帆
闪烁着，滞留了我们的脚步

站在青石板桥上听风听雨
村庄更显灵动、乐观、豁达、浪漫
山林合抱着玫瑰花田
饮一口望仙之水，在宁静淡泊处
仿佛高贵要被古老的记忆覆盖、升华
时尚要被重新定义
千年洸山揽着瓷器活，正蝶变成瓷彩天下

遇见窑工

多么幸福的一双手
只见他端着泥坯时颤抖的样子
仿佛这世上他别无所求

面对这些泥巴的种种遭遇
他没有半点羞愧，面对命运
弯下腰，往窑炉里再添一把柴火

在泥巴与薪火里探索，等待，记忆
那一切的疼痛，深情，欣喜
都从这里走出

碎瓷片

顺着瓷器掉落的声音
我从远方而来找到了你
在一堆淤泥前蹲下
旁边是一个废弃已久的阶梯窑井

如果你不急于赶路
不妨，歇歇脚睡上几晚
深夜，那闪闪发光的
像是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一个个美妙音符

那是行走了一千多年的信息密码
田间地头，山野林间
随便捡到一块
每个裂痕都是很有故事的花纹

废弃了的窑井通往故事深处
断断续续传出千年前的回声
总在有星星的夜晚响起
适合静下来听

抚摸着这些碎瓷片
像抚摸着疼痛的记忆和疤痕
那是遗落在人间的傲慢和清高
多么想让春天也把自己遗忘在这里

青花瓷

青花，瓷
一个让人浮想而优雅的词汇
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
在洸山村
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神秘
就是平凡普通的泥巴
换的一个活法

还是泥巴吗？
经过不断地摔打、揉捏、成形
最后还必须让烈焰焚烧
让炉火送给它苦难
也送给它冷艳和高贵
脱胎换骨后，我不得不感叹
泥巴真是个好东西

行走了一千多年
不是摆件，会说故事
有人用来盛酒，盛咖啡，盛心情
装得下春夏秋冬，花好月圆
装得下河流山川，家国情怀
总在历久弥新的时光深处
装扮世界，点亮生命

散文

山野竹笋，不择地而生，是难得的美味：脆嫩，鲜美，清香，从乡野到京城，盛名不衰，清代李渔称竹笋为“素食第一品”，甚至称其“肥羊嫩豕，何足比肩”。冬笋，春笋，皆是时令美食。

自农历霜降起，至春节前后，是挖冬笋的时候。

冬笋得名，据说源自民间传说——位列“二十四孝”的“孟冬（宗）哭笋”：母亲亲寒冬之时很想吃笋，孟冬（宗）“乃往竹林，抱竹而哭。孝感天地，须臾地裂，出笋数茎”，得如所愿，“作羹奉母”。后人有关云：孟冬（宗）哭竹冬生笋，吴猛赤色夏引蛟，来赞美孟冬（宗）、吴猛之孝。冬笋之名，由此而来。

冬笋是美食，食冬笋是美事，挖冬笋却是“苦差”。

挖冬笋，如世间百行，得懂行，谙门道。不然，挖笋便如开荒，满山乱挖，“归来却空空的行囊”，美味难得，白费心思。乡下老家，老屋门前有片竹林，大的楠竹小的黄竹分分合合，参差错落。黄竹笋，扯；楠竹笋，挖。竹子多，笋也多，满地是，不用找，随便挖。从小以为，挖竹笋，举手之劳，小菜一碟而已。

直到某年冬，与外甥进竹山挖笋，半天时间，山中，山边，两眼紧盯地面，如探测仪，有“可疑迹象”，便“破土动工”，可失望远多于希望，挥锄不止，却收效甚微，所挖之笋既小，数量也少，寥寥几根而已，始知挖笋并非如我所想，毕竟是美食，非小菜。

后来随父亲先在自家竹林、后去离家数里的竹山挖冬笋，始得其窍门道。挖冬笋，先选竹，后选地。依竹杆颜色深浅选竹，深则老，浅则嫩，或老或嫩皆不会有笋。枝繁叶茂、竹叶浓绿，且地面少量黄叶的竹株，才长笋。冬笋生长之处，多与竹枝伸展方向或竹鞭走向几乎平行。以此为据，弯腰细看，土质疏松，地表略微隆起，松动开裂，必有笋。“两选”无误，开挖。沿笋四面拨开泥土开挖，下锄须轻，不可太用力，太用力则伤笋。且不可